

张笑天文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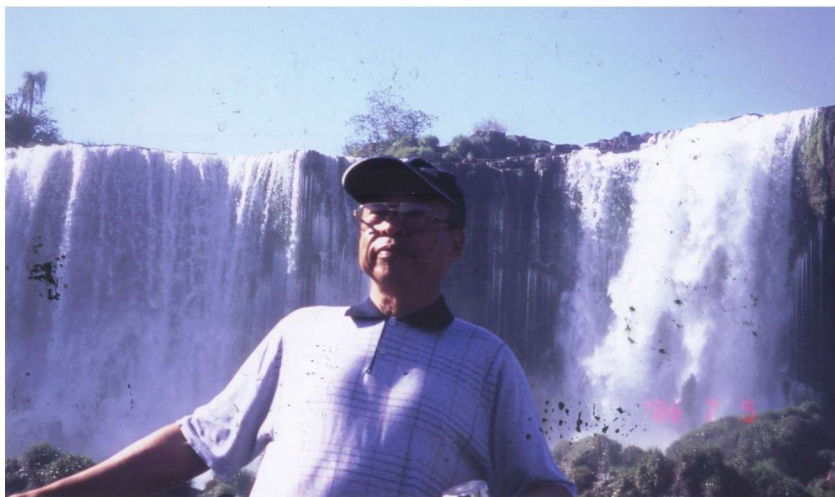
吉林人民出版社

35

张笑天文集

电影文学剧本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这里是真正的“鸡鸣三国”伊瓜苏瀑布位于巴西、阿根廷、巴拉圭三国交界处，壮观而水利资源丰富，水电站巴西、巴拉圭平分，巴拉圭经济欠发达，分得的电十分之一足够，剩下的再卖给巴西，伊瓜苏瀑布成了摇钱树。时在2006年7月5日。



这是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法学院附近广场的一座不锈钢莲花雕塑，每片叶子重三吨，太阳能控制，白天花瓣能开，夜间闭上。时在2006年7月8日。

目 录

春眠不觉晓	1
她从雾中来	87
回来吧，罗兰	143
明月几时有	204
泪美人	240
法官躲避镜头	313
家务清官	393
雷北利号沉没在印度洋	454
苦丁香	534
跟着鲜花走的人	595
背后是水	652
延伸的大陆	710

木帮	790
挂冠归来	873
废墟里的花	952

春眠不觉晓

序 幕

震撼人心的冰排涌起、崩裂。
雁阵临空，留下嘹亮的雁鸣。
带有北大荒粗犷韵味的高腔：

啊，春天，
春天何其多！
属于你的春天有几何？
清醒者向上，
春眠者蹉跎。
春天把希望给人，
你给了春天什么？
啊，春天何其多？
人生有几何？
回答我，
请你回答我……

返青泛绿的山川，绿意无涯的北大荒原野。

歌声中推出片名：春眠不觉晓。

歌声中，进口精量播种机犁地。

一座监狱，高墙，电网。院墙外一簇簇吐放烟霞的杏花，一枝红杏伸进院墙。

一辆上海牌轿车停在狱门外。柳正言、刘广厚、曲沃走下车子。

铁门打开，面目清癯的黎庶被人搀扶着走出来。他仰面吸了一口新鲜空气，凝视越墙红杏。

花的海洋在他眼前炫耀。

柳、刘、曲奔上去与黎庶依次拥抱，一张张热泪纵横的脸。

歌声中，四个人挽臂走着，纷纷飘落的花瓣洒在他们头上、肩上。

花雨、花雨，还是花雨……

他们在花雨中穿行。

1 行驶中的轿车

或明或暗的街灯掠过车窗，映出后排座三张洋溢着幸福神采的脸。

柳正言：历史的尘沙可以埋掉一座古城，也总有一天会挖出来。

黎庶一笑：我可不愿当出土文物。

柳、刘、曲哈哈大笑。

一架被五彩霓虹灯炫耀着的巨幅广告牌扑面而来。在“奔向二〇〇〇年”的招贴画下方，一组大字依次闪亮：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勇前进！

黎庶盯着标语牌凝思，瞳仁里跳跃着五彩光点。

柳正言：你出狱正是时候，三中全会给北大荒的现代化带来了春天。

曲沃回过头来：吃“四人帮”狼奶的人还没清除干净呢，还

有春寒。

柳正言解释地：哦，他指岳北。

黎庶：岳北？

曲沃：你太宽厚了！岳北不是第一个起来反你官僚主义的
的吗？

黎庶笑着点头：噢，农大毕业生。

刘广厚：岳北这几年倒还抓粮食。

曲沃：也抓权。这个人到目前为止还在攻击我们老干部。

轿车驶过灯火如链的江桥。大江正跑桃花水，冰凌隆起、炸裂，发出山崩地裂音响，铺天盖地倾泻。

刘广厚：今年是武开河！

曲沃：你黎局长这个武荏子上任，原班人马都齐了，就等你发号施令了。

黎庶懒洋洋地：我有那么大能量？

柳正言：这会儿，你家门口早就门庭若市了。

黎庶：唱戏才讲上座率。

刘广厚：我就担心你的身体。

黎庶顺水推舟地：是啊，医生说我全身零件都要大修。

柳正言与曲沃交换了一个诧异的眼神，从皮包里拿出一份卷宗，打开，递给黎庶。只见扉页写有一行仿宋体字“劝农河国营农场管理局 1966—1971 年规划”，只是年代用红笔改成了“1979—1985”。

黎庶有些吃惊地望着柳正言他们，翻也没翻，把规划撂到一旁，自语地：哦，天堂有 1966 年吗？

柳正言：你不用担心，你的老班底会像从前一样保你。

黎庶若有所思地：当和尚总得撞钟，我在考虑我还能不能撞响钟……

三个战友意外地交换着眼神。

柳正言：看不透你能闲得住。

黎庶：我想休养几个月。

曲沃、柳正言大失所望。

曲沃：那……我去安排疗养院……

柳正言点点头：我给你的两个女儿挂电话了，一天就能从农场赶回来。

2 江滨疗养院花畦旁

朝霞铺在朝露晶莹的花畦上，远处飘泛着白雾的大江曲折流去。披着休养服的黎庶手里卷着一本《英语九百句》，正在大声朗诵：Tractors have revolutionized farming（拖拉机革新耕作方法）。他身旁长椅上摆着几本书《遗传工程学》、《电子技术在农业的应用》……

护士柳抗抗向花畦走来。

黎庶发现了她：抗抗？哦，你在这个疗养院？

抗抗：听爸爸说，伯伯真要安心养病？

黎庶：不是说我要大修吗？

抗抗叹了口气。

黎庶坐到长椅上：你叹什么气？

抗抗不语。

黎庶：我可能一直住到去见马克思，是吗？

抗抗默默拿起《英语九百句》，疑惑地：那，伯伯还学这个干吗？

黎庶：马克思不懂中文。学了英语，好去见他呀！

抗抗哭笑不得，转身要走。

黎庶叫住她：来，咱爷俩定个攻守同盟好不好？

抗抗忽闪着大眼睛不解地望着他。

黎庶：我的一切行动，都不准告诉你爸爸……

抗抗眨了眨眼：你……

黎庶哈哈笑了。

3 病房

一个姑娘坐在房中。

黎庶推门进屋，惊喜地：建设？

黎建设叫了声“爸爸”，扑到他怀里，高兴得流出泪水。

黎庶：长成大姑娘了……

黎建设：清明快到了，咱们到妈妈坟上去吗？

黎庶眼神黯然。音乐。

过了一阵，黎庶问道：姐姐呢？

黎建设哼了一声：办手续呢。

黎庶：什么手续？

黎建设：回城啊！你这把大红伞不是又支起来了吗？

黎庶：你也想钻到大红伞下面吗？

黎建设：自从你这把伞倒了，我学会自己走路、自己生活了。

黎庶喜形于色：你来得正好，谈谈情况，你不会骗爸爸的。

黎建设：我可是不会报喜不报忧啊！

黎庶：那当然……

4 北大荒旷野

一个白衣白裙的姑娘（黎和平）背着背包、提网篮沿着草径走来。

在她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大湖。

黎和平站在湖边犹豫了片刻，决定从湖边的绿草坪中直插过去。

春云、春雁，春山、春树。

一波一波碧青的麦浪推向天际。

风吹草低，山麓灌木丛中露出一张年轻人聪颖俊秀的面孔，他正坐在背包上，把采集到的各种野生植物标本固定在标本夹上。

5 湖心“漂岛”

黎和平走在一踩乱颤的塔头草上。

忽然，她发现湖面上浮荡着一块块绿色的陆地，正向远处漂移。她停住步，回头一望，顿时惊慌起来。

原来，她置身的草坪也是临时依附于陆地的。此时东南风一吹，大块的草坪正向水里推移，她成了“漂岛”上的人。

惊慌的黎和平掉头向“漂岛”边缘跑去。

然而，“漂岛”已在水中心。

黎和平又踩着渗水冒泡的“漂岛”往回跑，一时惊慌失措。

6 山麓

年轻人仰卧在草丛中，嘴里衔着一根草茎，望着蓝天醉心地冥想着。

忽然，他听到了呼喊声，连忙支起身子倾听，随即弹跳起来。飞下山麓，向大湖奔去。

7 “漂岛”

“漂岛”上的黎和平正向他招手呼救。

年轻人向湖边跑来，一边四下环顾，附近没有船。

他甩掉上衣跃入水中，向“漂岛”游去。

黎和平惊喜、感激地望着向她游来的人。

年轻人抓住“漂岛”边缘的一丛塔头草，刚要跃上去，哗啦

一下，塔头草带着泥土与‘漂岛’分解，小伙子与塔头草一同沉下水底。

黎和平惊慌地望着泛起浑浊纹的漩涡。

一阵水浪，年轻人钻出水面。

他抹着脸上的水珠，游向逆风方向，推动“漂岛”的另一端。

“漂岛”带着白衣少女，奇迹般地向岸边靠拢。

8 山麓

黎和平正把年轻人的湿衣服晾到灌木丛中。

穿着背心的年轻人坐在树下。

黎和平那张含羞带笑的脸衬在绿叶叠翠的树隙当中，楚楚动人。

黎和平看着小伙子。年轻人背心上的印字：北京农业大学，厚厚的一叠标本……

黎和平：来北大荒实习的？

年轻人有几分自豪地：来工作。

黎和平：自愿来的？

年轻人：当然。

黎和平眼里露出了几分惊讶：你分到管局科研院所了吧？

年轻人：我自愿下到农场去。

黎和平似乎思索了一下，抬头害羞地说：谢谢你，我得走了，还没有问你的名字。

年轻人：我叫顾萱。

黎和平：谢谢你……我得走了。

顾萱：天晚了，这里离火车站还有几十里，我……送你去吧。

黎和平瞟了他一眼，摇摇头。

望着走下山的姑娘，顾萱想了想，把背包甩到肩上，追了下去。

9 北大荒旷野

顾萱的背上已经是两个背包，走在黎和平前面。
暮色苍苍，两个人在涉渡小溪。

10 荒原河畔

小河流水抖动着红绸样的晚霞。
鸕鹚鸟一递一还地啼叫。
河边有几只小鸟在浅水中剔羽毛。

顾萱在河湾停步，丢下背包：看来，只好露宿了，天黑漂堡甸子过不去。

黎和平不语，望着河水出神。
顾萱在拾捡干柴、枯草：你怕吗？
黎和平望望漆黑旷野，勉强摇摇头。
顾萱燃起篝火，拿出几个干馒头在火上烤。
黎和平默默地坐到稍远的地方。

天幕越来越暗，银星闪烁。

顾萱吃掉最后一块馒头，到河边捧了一捧水喝下去，回头见黎和平的馒头一口未动，轻轻叹了一口气。

小河流水叮叮咚咚作响。

顾萱把干柴草铺在地上，解开黎和平的行李，铺好，想了想，又把自己的背包打开，将被子放到上面。

黎和平默默地望着他。

顾萱又从装标本的背囊中拿出防蚊帽，放到她身旁：你睡吧，夜间蚊子多，戴上它。

说毕，提起背囊向小河上游走去。

黎和平盯着他走远、走远……

一阵夜风滚过，草叶刷刷作响。

黎和平打了个寒战，一回头，见顾萱又踱了回来。他望了黎和平一眼，拾起她的背包带，又拿起自己的那条背包带熟练地把两条背包结系在一起，将一端丢给黎和平，另一端挽成个套，套在自己手腕上，轻轻一笑说：就拉一下背包带。我，离你就两条背包带这么远……

他牵着行李绳走去，身影消失了。

黎和平拾起行李绳站起身，张了张嘴，却又什么都没喊出来，重新坐下，望着篝火出了一会神，悄然躺下。

防蚊帽罩在她清秀的脸上，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却没有半点睡意。

寂静的北大荒之夜，鹧鸪啼叫，河水涓涓，轻风习习，虫声啾啾……远处有几丝流萤的弧光……

河面苍茫，远远传来呦呦鹿鸣。

黎和平突然揭去防蚊帽，惊悸地四下张望，她拉动了背包带。

轻轻的脚步声在她身旁响起。

黎和平又悔又羞地垂下头。

顾萱望了望她：害怕了吗？

黎和平偷眼望望他：不……是我不小心……碰了一下背包带。

顾萱淡然一笑，往篝火里加了几块湿木棒，复又走去——拖着背包带。

重新躺下的黎和平更加辗转反侧不能入寐。

她把头偏向树丛，顾萱正从树丛中出来；她侧过头去俯向草地，顾萱的影子又嵌在草坪上，……她长叹一声，仰视浩瀚星空，顾萱仿佛正在蔚蓝的天海里游泳，推动着“漂岛”……

黎和平狠狠地向自己下令：

尽胡思乱想！数星星！一、二、三……他现在睡了吗？唉！你在想什么？查数！六、七、八……他没有铺盖，露水要湿衣服啊……查数……九、十、十一……他为什么不愿留在北京农业科学院呢？

她终于烦躁地掀掉被子，坐起身，踌躇再三，才顺着背包带向前轻轻走去。

背包带尽头处，也有一堆篝火，火苗勾画出顾萱的剪影。

黎和平悄然站在顾萱背后。

顾萱正在登记标本，作考察记录。饿蚊扑脸，他不时地腾出手来在脸上、脖子上拍一把。

黎和平脸上流露出敬意。

她折了一根青蒿，刚要替他驱蚊，却又止住，只把防蚊帽轻轻放到他身旁，又悄然走了回来。

她坐在地铺上拨了拨火堆，出了会儿神，冷丁又拉动了背包带。

顾萱的身影很快又出现在她身旁。

黎和平照例垂下头。

顾萱斜了她一眼：我希望还是你不小心碰了背包带一下。

黎和平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顾萱拨拨火，放下蚊帽又要走。

黎和平：我会再拉背包带的……

顾萱笑了：召之必来。谁让我接背包带了呢！

黎和平往一旁挪挪身子，拍拍腾出的半个铺位，柔声说：坐会儿吧，反正我也睡不着。

顾萱顺从地挨她坐下。

黎和平有意无意地向一旁挪挪身子，似乎为了保持一定距离。

顾萱：北大荒之夜，真像神话王国呀！

黎和平：这里这么可爱吗？

顾萱：当然，光想吃桃，不想浇水的人是不会爱这里的。

黎和平浑身一抖，没有出声。

顾萱：如果没有这倒退的十年，北大荒早该是北大仓了。我是学农业的，看到人民吃不饱肚子，难受啊！

他从背囊里取出一幅木刻画，命题是《北大荒的未来》。不知为什么，顾萱的泪水滴到画面上。黎和平奇怪地望着他。

11 三等火车小站

一列客车停在站内，旅客寥寥。

顾萱和黎和平在月台上话别，她正抚弄着一个用野花编起来的花环。开车铃声响过，顾萱问道：通讯地址该告诉我了吧？

黎和平嫣然一笑，摇摇头，登上车梯。列车启动，顾萱有几分懊丧地慢慢随车走着。

黎和平忽然一扬手，把花环套在顾萱脖子上，随后跑进了车厢。

顾萱向着渐渐远去的火车拼命地挥手。直到望不见火车的影子，他才在众人瞩目下羞涩地摘下花环，他突然发现花环里拧进了一张纸条。

他惊喜地扯出纸条，上面开列着一个通讯地址：佳木斯市福丰街61号。

顾萱幸福的脸。

12 疗养院病房门外

柳抗抗推开黎庶的房门，打个暗语。正与一群工人谈得热烈

的黎庶一挥手，工人们都躲了出去。

黎庶蒙上被子。

走廊那头，从楼梯口处升上三个人来：柳正言、刘广厚、曲沃。

柳正言来到黎庶门前，伸手要去推门，托着方盘走来的柳抗抗挡驾说：医生不叫见人，伯伯刚睡。

柳正言审视着女儿一本正经的面孔，似信非信地：你捣什么鬼？怎么我来十趟他睡十回觉？

柳抗抗把房门拉开让他看，柳正言探头看了看，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：我真不敢相信，这个人能躺得住！

曲沃：人是变化的哟。

刘广厚：你别胡说八道。

曲沃：有山靠山，无山独立吧。

柳正言一边往外走一边说：不，他挂个局长名也能避邪！

曲沃：光说现代化，人都跑光了化什么？

柳正言：你下去，堵住知青返城的口子！

曲沃：思想解放……哼，再解放怕咱们又得戴高帽了。

柳正言：别胡说！三中全会宣讲材料发下去了？

曲沃摇摇头：我担心一些同志接受不了……

刘广厚：唉！你呀……

柳正言：往下发。

曲沃叹口气：检查、检查，连……经典都要检查，你我更不在话下了！以后农场就得七口当家、八口主事了！

说毕，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本本，打开递给柳正言：看看这些人的言论吧！

柳正言看着说：谁叫你搜集的？

刘广厚：这样不好吧？

曲沃：水不来先筑坝嘛！风一变你们光知道伸手要动态，我